



新 戏 曲

# 双生女儿

杜 中 权 改 编

山 西 人 民 出 版 社

# 雙生女兒

人 物：

大 凤——姐姐。

二 凤——妹妹。

张 华——大凤未婚夫 下放干部。

凤 爹——大凤父亲。

凤 母——大凤母亲。

张 母——张华母亲。

宝 玉——机关干部。

王同志——干部。

社长

群众

## 第 一 場

双生女儿家。

早飯时分。

个普通的新农民家，正面有窗戶，台右

有內室，一般陈設。

〔幕启：緊張活潑的前奏曲。鳳母高興地在收拾。〕

老婆子今年五十多，  
想不到老来过这美生活，  
想从前劳动吃不飽，  
現如今粮食多又多；  
想从前一年难吃三頓面，  
現如今籠里不断白蒸饅。  
好容易烏云一过紅日現，  
新社会真是一个安乐窩，  
共产党毛主席領導好，  
把貧苦的根子一刀割。

老婆子沒有男孩，只生了一对双生女儿，  
大的叫大凤，小的叫二凤，虽然是同胞，  
却是两种性情哪！（唱）

我一胎双生她两姐妹，  
小时候性情是一样的，  
誰知道越大越变样，  
姐妹俩变成两种脾气。  
俺二凤性子穩善言善語，  
俺大凤脾气怪不講道理！

· 3 ·

俺二凤爱劳动干活勤快，  
俺大凤懒劳动怕出力气；  
俺二凤吃穿上不讲粗细，  
俺大凤爱穿戴爱吃好的；  
俺二凤在村里工作积极，  
常受到领导上表扬奖励，  
俺大凤不劳动闲在家里，  
村里人在后边说东道西。  
我有时把大凤嚷骂几句，  
大凤爹还说我不疼闺女。  
农业社秋收工作已开始，  
俺二凤天不明就到地里，  
凤她爹在社里饲养牲畜，  
每日里忙不停人称积极。  
我老婆在家里做饭三顿，  
地里回抽空闲缝缝洗洗，  
全家人都有事欢欢喜喜，  
唯有俺大凤叫人生气。

大凤，死妮子！小心日头把你屁股晒化了！人家都快吃早饭了，你还在被窝哪，不害羞，脸皮真厚！

〔二凤由门外上。〕

二 凤：媽！媽！

凤 母：怎么了？把你急的！

二 凤：嗯？（导介）昨天的新报呢？媽！昨天的新报呢？

凤 母：我不知道啥是新报旧报，里边有一张。

二 凤：（进内室拿报上）好我的姐姐哩吧！啥时候了，还躺在被窝里！不害臊！（急出門走）

凤 母：二凤！飯熟了还走啊？

二 凤：我还要給生产队讀报呐，你們先吃吧！（急下）

凤 母：囑啦！真忙！又干活，又讀报！（进内）

〔凤爹上。〕

凤 爹：（唱）方才离了馬棚下，  
急急忙忙轉回家，  
有人說女婿回来了，  
我告訴大凤和她媽。

凤 媽：凤媽！

〔凤母上。〕

凤 母：有啥事了？看把你高兴的！

凤 爹：（唱）虽然說这喜事不算太大，

你听了也会乐得心开花！  
你时常思念的那个人，  
那个人他如今轉回家。

凤 母：是誰呀？你快說！

凤 爹：（唱）你想想誰能頂咱半个子？  
你想想村里誰是咱亲家？

凤 母：（唱）算了吧！算了吧！  
不用說我明白啦，  
一定是回来了女婿张华！

凤 爹：对了！女婿由省城里回来了。

凤 母：真的？张华什么时候到家的？

凤 爹：我听他院里老人說，是昨天黑夜回来的，  
背了个大包袱，提了个大皮箱，这还能是假的嗎？

凤 母：嗯！說好腊月办喜事哩，……怎么現在就回来了？

凤 爹：事有千变万化么，也許……

凤 母：是呀！也許……大凤这死妮子还不知道哩！

凤 爹：大凤起床了沒有？

凤 母：老規矩，还没哪！（向內室）大凤！大凤！  
！凤起吧！

〔大鳳上。〕

大 鳳：起来了！（唱）

适方才做一梦真趁心，  
我梦见与张华正結婚，  
一場好梦被惊醒，（指爹媽）  
你看这气人不气人！

你俩人吵吵吵吵有啥說的！

凤 母：你爹說张华回来啦！凤她爹，吃飯吧！（进内室）

大 鳳：啊！真的？爹！

凤 爹：哄你干啥！（进内室）

大 鳳：唉呀！好啊！（急忙梳洗，唱）

我爹說张华昨日回家轉，  
不由我大凤心中好喜欢！  
每日常惦念，  
今日能面談。  
結婚日在腊月，  
他为啥今日还？

这……（一喜）对！对！对！

一定是他把佳期改近提前。  
但愿得婚事真的提前办，  
結了婚俺二人一同到太原。

住在他机关内，  
洋楼上把家安，  
吃饭下食堂，  
随意点菜单，

（扳着指头念）

酸的、甜的、香的、辣的、荤的、  
素的、冷的、热的、酸、甜、香、  
辣、荤、素、冷、热，尽都吃遍，  
唉咳咳咳，山珍海味样样全。

再不怕我娘把我管，  
再不怕二凤提意见，  
再不下地去劳动，  
再不怕社员们下眼观。

愈思越想愈美满，（舞蹈）

我大凤只觉得心里舒坦！

我还站在这里干什么？找张华去！

〔大凤欲下。母内喊：“大凤！不吃饭又上哪去？”〕

大 凤：我不饿！（开门，正遇张华上）

张 华：大凤！

大 凤：张华，听说你回来了，我正要去看你！

张 华：大伯、大娘呢？

大 凤：在！在！爹！妈！快！看谁来了！

〔凤爹、凤母由内出。〕

凤爹：张华！好孩子，快坐下！快坐下！  
凤母：

凤爹：大风，快端饭去！（大风欲走）等等，  
凤妈，再炒几个鸡蛋！

凤母：对！对！我知道！……

张华：大伯！我刚吃过饭。（拦凤母）

凤爹：自己人，别客气。好！大风，打茶  
去！

〔大风忙着打茶。〕

张华：嗯！二凤妹妹呢？

凤母：社里开始收秋，她领着人马摘棉花去  
了。

凤爹：你什么时候到家？

大风：哪一天由太原动身？

张华：我昨天早上动身，天黑到家。

凤爹：你们省上也很忙吧？

张华：哪里都一样，都是在热火朝天的大跃进哪！

凤爹：唉呀！毛主席领导的真好啊！（唱）

毛主席英明领导好，  
人们的干劲比天高，  
咱村里不分男女和老少，

一个个竞赛挑战红旗飘，  
比干劲来比创造，  
生产战线称英豪，  
我活了六十多发白牙掉，  
经这事我还是头一遭。

张 华：（唱）工业农业齐并进，  
城市农村尽改新，  
各机关干部们冲天干劲，  
送喜报挤破了政府大门。  
党号召干部们下放劳动，  
要锻炼红又专崭新的人。  
干部们一个个纷纷响应，  
各争先报了名向农业进军！

凤 爹：是的，干部下放这回事，专署、县上  
也有。……你们银行干部不下放吧？

大 凤：张华！你申请了没有？

张 华：（唱）党领导的天下一个样，  
银行也不在天外边，  
我单位共有干部九十五，  
申请要求下放有九十三！

大 凤：张华！你申请了没有？

凤 爹：是啊！你怎么样？

张 华：（唱）到农村劳动锻炼是大事，  
我怎能落到了别人后边。  
递申请上级还要批准，  
批准谁谁下去动劳锻炼。

凤 爹：说了半天，领导上批准了你下放没有？

张 华：批准了！

大 凤：（一惊）啊！说来说去，你这是回家劳动来了？

张 华：是的！大凤。

凤 爹：（摇头）想不到！想不到！

张 华：大凤！你不欢迎我回来吗？

大 凤：我……我不懂得这个！

张 华：（唱）我从小上学校没种庄稼，  
一出了学校门就离了家乡，  
虽然在农村长，  
庄稼活是外行，  
只知道细米白面吃着香。  
春天种因地制宜不懂土壤，  
秋季收不会打来又不会扬；  
肩没有多挑担，

手沒有多提筐，  
 笔千子再有用也难打食粮。  
 这一次下放我心欢意暢，  
 劳动中我要把小学生当。  
 我年幼沒知識，  
 外行应变內行，  
 青年人鍛炼鍛炼能力强！

凤 爹：唉！別看你大伯年紀大，老脑筋，成天喂牲口，也知道如今公家說話沒假。可是少了你这个人，社会主义也塌不了台，我看你們銀行的干部也下放不完。

张 华：大伯！都要象你这样想法，社会主义也就塌台啦！

凤 母：我看，回来也好，全家人在一起，免得捎書带信的牵肚挂腸！

凤 爹：孩子！你还年青……太老实了。你媽受苦受罪地供你念書，也不是为了叫你当农民。

张 华：大伯，話可不能这样說……

凤 母：（对鳳爹）天不早了，你快喂牲口去吧！我也得收拾一下。（进內室）

凤 爹：（看天）天是不早了。（欲走）好好想想

吧！张华！我看你还是向领导上再要求要求回机关工作去吧！（下）

张 华：大风！来！咱谈谈。……你看大伯是个农民，可又小看农民，整天劳动，又轻视劳动，事情到自己头上，认识就糊涂啦。

大 风：我看爹对你倒是一片好心！

张 华：大风，不说大伯啦，对我下放，你到底有什么意见？

大 风：……张华，你真的下放回来啦？

张 华：这是政治运动，劳动锻炼是好事、好事，我还能开玩笑吗？

大 风：……劳动锻炼，（一想）张华！那么，多长时间？是三个月、是半年？

张 华：（唱）我响应党号召返乡生产，  
用双手建设起幸福乐园，  
既光荣又伟大事业灿烂，  
怎能够定期限三月半年！

大 风：（一惊）这么说，你一辈子在家当农民劳动了？

张 华：当农民劳动有什么不好？

大 风：嗯！好……

张 华：大凤呀！（唱）

大凤你应思考多思考，  
万不可把农民下眼瞧，  
农民们睡的晚起的早，  
一滴汗一粒米把心操。  
没农民天上怎把粮食掉，  
没农民哪来的蒸馍面条？  
毛主席号召人人知道，  
鼓干劲要把那英、美超。  
中国地大人口多，  
粮食要算第一条，  
党中央公布过农业纲要，  
农业上要丰收产量提高，  
干部们学生们要求下放，  
都要到农业上去立功劳。  
我今天下放来锻炼，  
一为国、二为家多么好！

大凤！你不是也懂得农民重要吗？怎么又小看起农民来了？

大 凤：……

张 华：大凤！你不爱劳动农民吗？

大 凤：爱不爱我不知道。

张 华：今后我成了农民了，你要不爱农民，  
那就……

大 凤：依我說，张华！（唱）

我爹的話凡你記心上，  
你不要拿香茶当苦湯，  
国家的許多事都要人干，  
当干部也不算坏思想！  
我原想結婚后离开家乡，  
在省城陪伴你日久天长。  
我的心如火苗旺又旺，  
你冷水淋头泼得我凉又凉。

张 华：唉呀！大凤，我真沒想到你的思想变成这个样子了！

大 凤：我变成啥样子了？我是为了你的前途，难道說是有害你的心嗎？真是猫吃煎餅，不知反正！

张 华：（唱）你也曾在学校受过教育，  
你也曾对別人滿口道理，  
你也知劳动創造世界，  
你也知劳动伟大意义。  
不劳动哪能会有衣遮体，  
不劳动哪能会有粮食充飢，

不劳动哪有房屋避风雨，  
不劳动哪有道路通东西，  
万丈高楼要从地起，  
不劳动怎会有社会主义。  
我劝你要慎重多加考虑，  
万不可犯错误后悔不及。

大 凤：（怒，唱）

你不要讲这些大道理，  
你休要把人看得低，  
千言万语为了你，  
何去何从你考虑。

张 华：我早已考虑好了，不然我就不回来！  
我看还是你考虑考虑你的思想对头不对头  
吧！

大 凤：我也是早已考虑过了，再没有考虑的  
必要了。

〔沉默片刻。〕

张 华：好！以后再谈吧，大风。（出门）

〔母从室内出。〕

风 母：张华！张华！唉！好我的大风小奶奶  
哩，好久不见面，你今天也想哩；明天也  
盼哩，见了面你又和人家吵起来了，你到

底要怎么哩？

大 凤：唉呀！媽！媽呀！（伏在桌上哭）

——幕 落

## 第二場

張華家。

緊接前一場。

一个普通农民家庭，台正面偏右一窗戶，偏左一張新床，設有桌橙；牆上有画，桌上有书。

〔启幕：二幕前。二鳳上。〕

二 凤：（唱）方才聞团支書对我言讲，  
他言說張華哥下放回乡，  
听此言叫二凤喜在心上，  
張華回可算是好事一桩，  
干部中增添了一員兵将，  
青年团搞工作力量加强。  
我姐姐怕劳动真不象样，  
正需要張華来具体帮忙。  
我姐妹与張華同把学上，  
高小里我三人一个課堂，